

D

典藏版

1

少年特少
荣耀升级

特训卷

少年特种兵

零号谜团

youth
special
task force

张永军◎著



9+

适读年龄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少年特种兵

(典藏版)

youth special task force

1

特训卷

零号谜团

linghao mituan

张永军◎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零号谜团 / 张永军著. -- 2 版. -- 北京: 中国少年
儿童出版社, 2018.5
(少年特种兵: 典藏版·特训卷)
ISBN 978-7-5148-4596-9

I. ①零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小说-长篇小说-
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6183 号

LINGHAO MITUAN

(少年特种兵: 典藏版·特训卷)

出版发行: 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策 划: 吕卫真

责任编辑: 徐 伟 吕卫真

装帧设计: 咸青华

封面设计: 缪 惟 缪 朗

著 者: 张永军

内文插画: 姜大海

责任校对: 刘文芳

责任印务: 厉 静

社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

邮政编码: 100022

总 编 室: 010-57526070

传 真: 010-57526075

编 辑 部: 010-57526270

发 行 部: 010-57526568

网 址: www.ccppg.cn

电子邮箱: zbs@ccppg.com.cn

印刷: 北京华宇信诺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8.5

2018 年 5 月第 2 版

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76 千字

印数: 10000 册

ISBN 978-7-5148-4596-9

定价: 20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 (010-57526718) 退换。

少年 特种兵

youth
special
task force

黄雀

剑眉狼

八爪狐

小小飞鹰

影子鱼



点将台



精灵鸟

哈豹



鬼屁

鬼手

蜘蛛



写在前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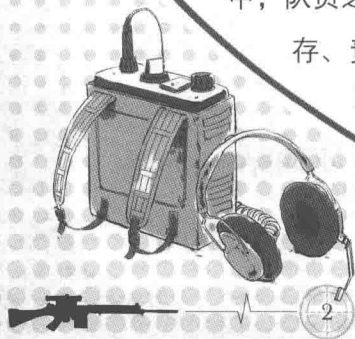
D小队是少年特种兵训练基地的小队之一。在地狱般的训练过程中，D小队被通知参加“零号行动”。然而，在随后的行动中，上尉教官突然遭遇神秘特种兵的袭击死亡，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全部失灵，D小队陷入前行无路、后有追袭的绝地。

D小队成员发现了隐藏在地图中的密码，但对“零号行动”的秘密仍一无所知，于是他们决定和神秘特种兵来一次较量。

随后的时间里，D小队了解到参与行动的其他小队被神秘特种兵袭击造成溃散，神秘特种兵进入这一区域就是为了找到一个黑箱子。

D小队赶在袭击者之前找到了这个黑箱子。但在无法和基地取得联系、几乎没有希望成功的行动中，队员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，绝望与生存、责任与逃避时时拷问着D

小队队员……



目录



写在前面 2

第 1 章 1
进入训练基地

第 2 章 27
D小队正式成立

第 3 章 47
零点测试

第 4 章 66
武装待命

第 5 章 88
遭 袭

第 6 章 110
转 圈

第 7 章 132
意 外

第 8 章 154
C小队

第 9 章 176
黑箱子

第 10 章 200
诱 敌

第 11 章 220
会 合

第 12 章 242
谜 团

少特迷加油站 269



第1章

进入训练基地

我的噩梦在普通的8月11日开始了……

8月11日，闷热而又懒散的假期生活提前结束了，我和少年军校的113名学生的新学期开始了。我们成为了特种兵训练基地的少年军人，将要在号称“地狱”的特种兵训练基地里接受特殊的军事训练……

其实，早在上个学期，我们准毕业生们就从刘教官那里知道了选拔少年特种兵的事。还知道，这次的选拔是以“实验”为第一目的。因为少年军校的准毕业生都是15岁左右的少年军人，选拔我们参与特种兵测试，还是第一次。

所以，报名以自愿为原则，只要基础军事素质过关的学员都可以报名。另外，具备特殊能力的学员优先考虑。





少年特种兵选拔一下子就在校园里成了热门话题。试想，我们都是经过三年正规军事化学习、军事化训练的少年军人，谁不想成为“跑不死、打不死、无所不能”的特种兵呢？那多酷！所以，报名很踊跃。

这一结果令校方始料不及，最后校方建议报名的学员用整个假期来考虑。如果到了8月7日仍坚持参与“实验”，就在8月11日来校集合体检。体检合格的学员才有可能进入特种兵训练基地。

这样，在8月11日，我和其他113名学员顺利通过了体检，我们可以进入特种兵训练基地了。而在那时，我相信其他113名学员和我一样，并不知道我们的“实验”竟是难以诉说的曲折和绝望……

8月11日体检完时，已是夕阳将尽，夜幕初降。我以为可以去吃晚饭、洗澡，然后休息，然后才是训练。可是，我们的刘教官，撅起猪八戒似的嘴唇，挺着瘦小的胸脯，跑过来大声喊：“全体注意，5分钟后集合，你们需要把自己收拾干净，然后出发，特种训练科目之一马上开始。”

我和同伴们都知道在出发前准备什么和马上解决什么，比如上厕所。

5分钟之后，我和其他113名学员被刘教官塞进了闷罐车。我们还没坐好，车门也没关上，闷罐车就冲锋似的突突突开来了。





我的死党，叫苏小豆的学员平时特别能吃，饿得也快。也许经过这一天的折腾，又一次饿松了裤腰带，他的裤腿因此下垂，被后面的学员落脚踩实了。苏小豆一转身，两下一拉，闷罐车突然往前蹿，苏小豆半个白白的屁股就暴露在我们眼前了。

苏小豆往上提裤子，回头就骂：“鬼屁！你赶着去五星级饭店吃大餐吗？从我这儿吃可不行，我这是半成品。”

踩苏小豆裤子的学员叫马达，也是我的死党。这家伙睡觉时爱放屁，因此夜里总弄出臭气，他又声称那不是熏人，而是熏鬼，大家就叫他鬼屁。

我们笑起来。我偷眼看刘教官，刘教官这次没皱眉、没发火，也在笑，这挺反常。而且我从刘教官猪八戒似的嘴唇上感觉到这“坏家伙”的笑是发自内心的，不是平日里的坏笑。我不禁想，他原来也会真心地笑。

闷罐车越开越快，天也越来越黑。我默默计算行车时间，这是我爷爷在我小时候为我养成的习惯之一，我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后面再说。我有了这种习惯之后，常常可以不用看手表就知道时间。

现在，我们的车行驶了 6 小时 51 分钟，我又通过车体与风的摩擦声计算出前 3 小时 40 分钟的车速是每小时 110 公里，后来这段时间车速明显放慢，而且颠簸，只达到了每小时 80 公里，期间一共经过了 21 座 60 米至 100 米长的桥和 7 个差不多同样距离的山洞，又向南、向东、向西南各行驶了大约 2





个小时，现在又向南行驶了 23 分钟。有了这样的时间数据和行驶数据，我试图在脑海中画出这一路线图，这种在别人眼里不可思议的事，是我的正常能力之一。当然，这个习惯也是我爷爷的训练成果之一。

闷罐车又向南行驶了 28 分钟。我扭头看到坐在车门口的刘教官在看表，他的表挺棒，是具备夜视和路线指示功能的军用手表。

我问：“教官，怎么转了一圈又回来了？特种兵训练基地就在我们学校吗？”本来我不打算这样问的，但好奇是我的弱点之一。

挤着我坐的鬼屁打个哈欠嘟囔出一句：“瞎转呗！玩这种小儿科目，还自称什么特种训练科目之一！不如放一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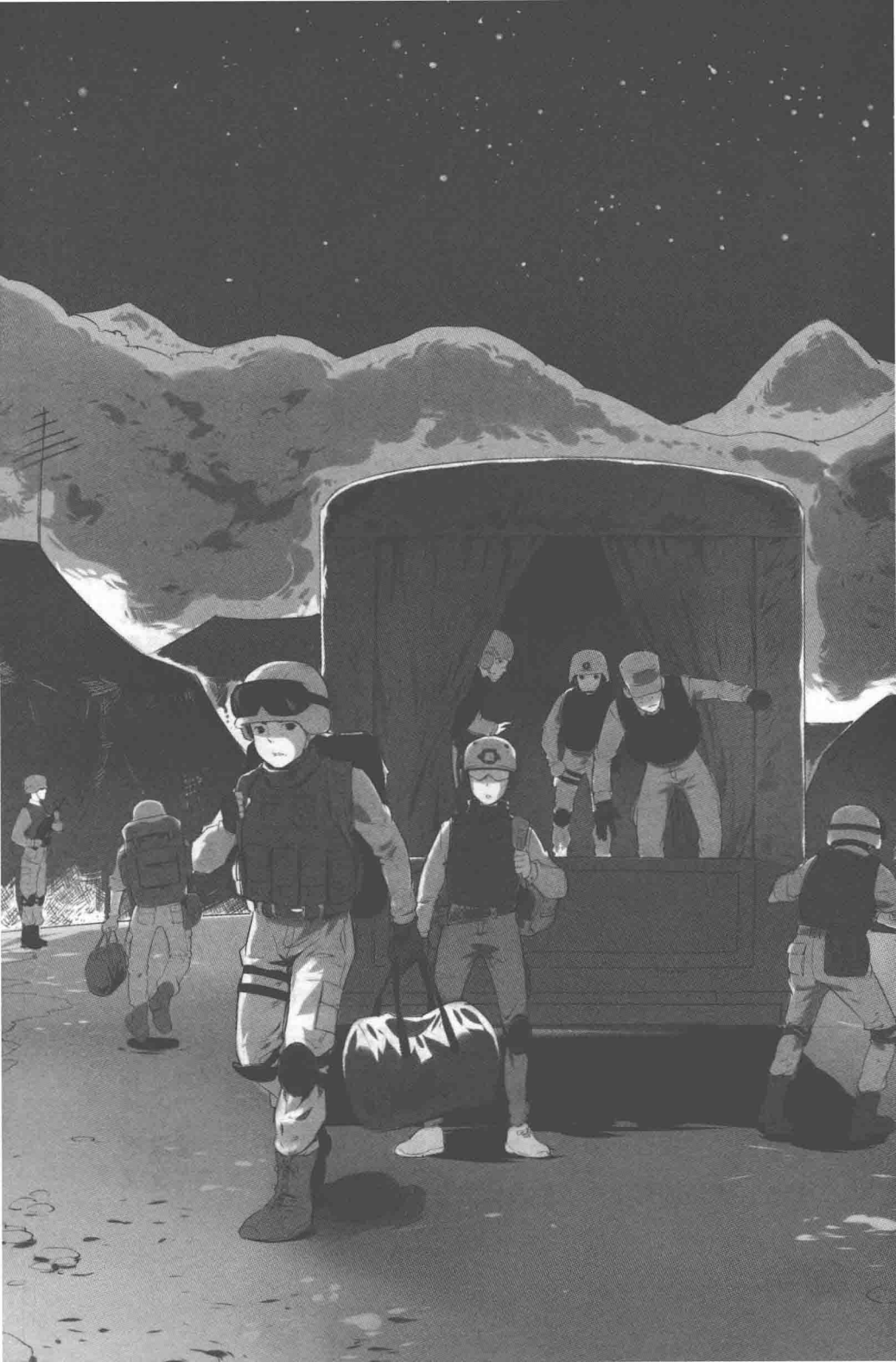
鬼屁知道我的习惯，所以鬼屁信我。

刘教官扭过头看我，车里昏暗，看不清表情。但刘教官一直扭头看我，烦得我对着他打了个有口气的哈欠，可他还是看着我。最后，鬼屁的一个哑屁出炉，奇臭的臭气弹才“命令”刘教官吸了吸鼻子猛然转过了脸。

闷罐车终于停下了。我们出了车门，站在点点灯火的一座营房的操场上。营房区域很大，大多数营房覆盖着伪装网。

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部队的营房。如果这里就是特种兵训练基地，那么我的关于行车路线的推测可能是错的。准确地说也不算错，这座基地的位置和我们学校的位置在同一坐标上，只







是横向距离拉大了1公里，建在山里。这一点我挺沮丧，像吃了败仗。如果我爷爷知道了，一定会笑呵呵地打我手板。

好多学员车子一停冲下车就吐了，这是后半段行驶在山路上的造成的。这可以理解，任谁第一次坐闷罐车跑上7个多小时都会有不良反应，所以我也有呕吐感。

可是我们还是不能休息，接下来是列队、报数。

然后，刘教官和来接我们的一个少尉军官简单说了几句，少尉军官就把我们赶上了几辆野战军车。军车上都覆盖着帆布，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刘教官不在军车上了，我想，我们和刘教官没说再见他就“再见”了。快三年了，我一直想等到毕业那天告诉刘教官，再若生气的时候，不要往上噘嘴唇，那更像猪八戒，并不威风也不好看，可惜我没机会说了。

军车一头冲进了山里，在崎岖的山路上跑了5小时11分钟，我们又被赶下了车。那时天已经亮了，是早上6点钟了。

下车后，我们看到了古怪的广阔的训练场，还有营房，营房都用伪装网伪装了。放眼四周，都是重重叠叠的大山，山与山之间雾气缭绕。在别的学员的叹气、呕吐声中，少尉军官突然走过来问我：“张知渔，你还能测算出这里的方位吗？”

我愣了愣，脑袋里没空想少尉军官怎么知道我的，马上立正回答：“报告！我在车上睡了一觉，现在我身在山中雾深不知处，无法测算出脚下的具体方位。回答完毕。”





少尉军官挺英俊，好看的脸笑了笑，然后列队、报数。少尉军官转身，挺着胸膛跑向一个来接我们的上尉军官。

少尉军官说：“报告主教官！C分队学员 114 人到训练基地，实到 114 人，请指示！助理教官少尉徐虎报告完毕。”

我身后的苏小豆悄悄对我说：“影子鱼，听着，原来我们是C分队，你得动动脑筋想个招儿，你、我、鬼屁还得分在一个小队里。”

排在苏小豆身边的鬼屁用手肘碰了碰苏小豆，苏小豆就挺胸站直了。

上尉教官是个没什么特点的人，就是那种丢在人群里马上隐形，在你身边待着、转着也没什么存在感的人。

这和我心里装的特种兵形象对不上，差距太大了。上尉教官说了“稍息”，就走过来从第一排一个个地看我们。当看到我时，我突然感觉到上尉教官的眼睛很具威胁性和穿透力，我不由自主地将胸挺直了。

上尉教官一个个看完，走到队前站下，说：“欢迎小不点儿们进入自然淘汰的游戏，也欢迎你们来到‘地狱’。”

我的心惊跳了一下，上尉教官的语气阴森森的，像地狱里的鬼雄在讲话。上尉教官又说：“现在，在这里，知道你们是什么吗？回答我！”

我们喊：“报告教官！我们是少年军校学员，我们是少年军人。”





上尉教官的嘴角轻描淡写地划过一丝笑容，说：“错了，你们不是少年军人。在这里，你们连‘零蛋’都不是！你们记住了，在这里，我是阎王，你们的小命都是我的。当然，有一样是你们的——编号。我的使命就是把你们从这里踢出去，或者把你们中的某一个人或几个人变成‘零蛋’，再变成放回去就有本事吃人的小鬼。我不管你们以前的种种，在这里，你们回答问题只有两句——‘是！教官！’和‘明白！教官！’假如让我听到没用的第三句，你们都要受罚，明白吗？”

我们哗地立正，大声回答：“明白！教官！”

然后就解散了。

我和同伴们去领日常用品和训练用具，看同伴人人都很兴奋，想来他们的担心比我的担心少吧。我一路上见到的所有基地里的人，都是冷冰冰的一张脸，就算礼貌地和他们说话，他们都毫无热情的反应，看上去就像活在地狱里的活鬼。

我想，他们之所以这样对待我们，就因为我们连“零蛋”都不是吧？这不同于我们少年军校的男女教官，就像刘教官，坏笑、奸笑也是表达情感，这里？唉！我没看到欢迎场面。

我和苏小豆、鬼屁没能分到一个小队，本来可以的，我们前后站队取编号时，我被助理教官徐虎少尉突然叫到另一串陌生人的队里，我就取了编号，那编号使我闹心了，居然是007……

苏小豆的编号是他高兴的101，鬼屁的编号就不那么好听





了，是 244，对这个编号，鬼屁扫一眼就撇了撇嘴。

原来鬼屁也是被一个助理教官叫到另一个队里排队取编号，他和苏小豆也没能分在一个小队里。通过鬼屁的编号我们才知道，进入特种兵训练基地的不光是我们，还有其他几所少年军校的 150 多个学员。

我们 260 多人在分配宿舍时都打乱了，每 12 个人为一个小队，然后进入宿舍，按大小个儿排列分床。我的身高是第七位，就是第七张床，是墙角，地方不错，可以脸冲墙睡觉或想心事。我挺高兴。

同宿舍的其他 11 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，细看一圈也没看到顺眼的，也就懒得理睬同小队的人。他们中有人建议按生日大小排辈，我不感兴趣没说话，也就不想参与。但我在听，我被他们强行排个老七，代号也强行给我取了，叫 007 点 0 点 00015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那位电影中的 007 没人可以山寨，至于我，充其量只是 007 的小小小小影子，这全是因为编号的恶搞。

白天的内务弄完了，我从昨晚到今晚一整天没睡觉，到了晚上就想好好睡一觉。可是老六和老九是头顶头，中间隔着过道也不能安静。叽里咕噜一个劲儿说话，我听了半天一句没听懂，不知道这两个家伙是哪个省的人。

其他的人听老六、老九唠唠叨叨挺热闹也忍不住了，也开始唠叨。我开始还想，大家都是小孩子，刚到一地儿新奇，唠





就唠吧。也许他们昨晚睡得好，我忍一会儿也许就睡着了。

可是，我数了310只羊，就要睡着时，又听到老三和老四几乎同时在床上做起了俯卧撑，弄得床板嘎吱嘎吱响。我又忍着等他们做完躺下，心想现在能睡了，想不到老三、老四侧身躺着，脸对脸又摆上了龙门阵。

这两个家伙的龙门阵一开摆我就闹心了，我听出是两个四川人，都是尖厉嗓子，声音尖锐直往耳朵里钻，想不听都不行。

我忍不住了喊：“小四川，小点声。”

老四仰起细脖子往我这边看一眼，说：“啥子人嘛，话也不让人家讲，不晓得是不是没挨过打啊！”

我压压火气没理他，听老三用普通话说：“我听出来了，这小子是东北的。”两个小四川的声音小点了。

时间不长，老二突然隔着两张床喊老五，老五不理老二。老二急了，掀了被子光着脚跑过来，把老五的被子一掀，就坐床上了，张口就问：“老五，你说，‘地狱’式训练是不是教官说的自然淘汰训练？”

老五看来是困了，不耐烦，说：“去！去！臭脚丫子上我的床，去！回去！要不我削你！”

老五的这一句“我削你”我听乐了，老五和我一样，都是东北人。

老二不走，说：“你准知道。要不这一宿我就睡不着了。老五，你快说，我听听和我想的一样不。”

